

法音文库

南传佛教基本教义

〔斯里〕毗耶达西著
方之译



法音文库

南传佛教基本教义

〔斯〕毗耶达西 著

方之译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原 序	(4)
第一章 佛陀	(6)
第二章 佛教的观点	(18)
第三章 佛教的中心思想(四真谛)	(35)
第一真谛——苦	(38)
第四章 第二真谛——集	(54)
第五章 第三真谛——灭	(69)
第六章 八正道的三部份	(80)
第七章 第四真谛——道	(91)
正见	(91)
第八章 正思惟	(108)
第九章 正语	(135)
第十章 正业	(153)
第十一章 正命	(167)
第十二章 正精进	(176)
第十三章 正念	(193)
第十四章 正定	(213)
第十五章 结束语	(237)
附录一： 巴利文词汇汉译对照(部份)	(246)
附录二： 外文姓名汉译对照(部份)	(266)

译者的话

佛教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南传和北传两大系统。流行于斯里兰卡（古称狮子国）、泰国、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的佛教，被称为南传佛教；流行于中国、越南、朝鲜和日本的佛教被称为北传佛教。

本书是专门谈南传佛教的基本教义——四圣谛和八正道。

本书作者毗耶达西法师（Ven. Piyadassi），斯里兰卡人，青年时代出家，是科伦坡金刚寺著名的大长老金刚智（已故）的弟子，早年就学于那烂陀学院和斯里兰卡大学，曾一度是美国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精通巴利三藏，博晓巴、梵、英、斯四种语言，是现今斯里兰卡佛教界著名学者；尤善于运用通俗语言深入浅出，宏扬佛法，为斯里兰卡电台的佛学主讲人。他还是一位大旅行家，作了十三次环球性弘法旅行，访问过一百多个国家（1981年曾访问中国）。此书写于1964年，首先在英国出版，由于文字通俗易懂，成为洲欧一时的畅销书。1974年在斯里兰卡再版，1979年又重印。现在这本书，据作者说已翻译成西班牙文和荷兰文。译者征得作者的同意，以斯里兰卡1979年版本为蓝本译成中文。

本书第一章是佛陀的传略，作者以朴素的语言，描写佛陀，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平淡地描写佛陀，不足以显示佛陀的

伟大。但是作者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他认为佛陀是人而立足于人间进而以净化人生为宗旨，这是第二章一开始就谈到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佛陀的出家、修道、成佛、说法，直到最后涅槃，均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从这些事迹中就愈显佛陀的伟大了。从第三章以后，作者更契入生活，在生活中寻找智慧的源泉，详细论述了四谛与八正道，并认为这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一切佛教典籍所讲的内容，都离不开这个范畴，充分表达了佛陀立教的人本思想。

由于作者是一位巴利文佛教学者，因此他在书中使用了许多巴利文术语和名词，译者在翻译时，参考了日本巴利文学者水野弘元先生的《南传大藏经总索引》，尽可能地采用汉文中原有的译名，不敢贸然创新。但有个别名词，汉文中缺，译者只好按照一般规律音译。巴利文词汇和外文姓名汉译对照，附在本书之后，供读者参考。

书中引用的巴利文经典的许多段落，是作者从巴利文译成英文的，我又从英文译成中文，因无南传经典中译本核对，经过两次转译，不符原文之意或错误之处，则有等待于汉译南传大藏经出版后，进行核对，并予以修正。书中引用的《法句》偈文，见叶均译《法句》本。

本书原文，基本上照译，但有个别段落从略，还有些段落，仅取其意，未照原文全译。书中凡有参考价值的注释，均已译出附在各章之后。但有些注释，如“见前”或“见后某页”等，在中译本上毫无用处，故亦从略。基于这些情况，本书只能算是一个节译本。

本书原名《佛陀的古道》(The Buddha's Ancient Path)，旨在突出四谛中的道谛。但本书的内容，是全面阐释四谛和八

正道的。由于作者弘传的是南传佛教，说四谛八正道是佛教的中心思想，故今将本书改名为《南传佛教基本教义》。

译者由于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方 之

一九九二年十月

原 序

二千五百年以前，在印度古城波罗奈（现在的贝拿勒斯）附近鹿野苑所听到佛陀的开示，是人类思想和生活的一种革新。虽然这种开示最初只有五名苦行者听到，但是现在，它已经和平地渗透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人们为更好和更深入了解其意义的要求则是很大的。

佛陀的教义，近年来在英文中出现了许多解释，但大多数缺乏准确性，不能正确地表达佛陀的本意。上座部保存了最古老和最忠实的传统，我尽可能准确地在上述部的巴利三藏中探索佛陀的教义。所以，本书对佛教中心思想四圣谛作了一个全面的说明，特别强调了佛教的八正道的修持。我为这本书起名“古道”，这是佛陀提到八正道时使用过的名称。

第一章作为导言，对佛陀的生活作了简要的说明，而第二章则是佛教的基本观点。四圣谛和八正道在以后各章中都作了详细的讨论。在第十二、十三和第十四章中，专门讨论了佛经中所阐释的禅定。

现在，我首先要向诺纳波尼迦长老表示感谢，当我住在锡兰康提塞纳纳雅迦（森林）茅蓬时，是他征求并鼓励我写这本书。我就这个主题和其他一些专门问题，同他作了许多次有趣的讨论。感谢弗朗西斯·斯托里先生，他很乐意地通读了打印手稿，并提出了有益的宝贵建议。也感谢吉纳普塔比丘、斯里兰卡公共受托人 V. F. 古纳特纳、R. 阿贝雅塞卡拉和 D. 穆尼

达沙诸先生，他们给了我许多帮助和鼓励。在这里还要记下我对僧团中四位著名成员的感谢，他们是：弥勒、苏摩、迦叶波和诺纳摩里四位长老，我与他们交往二十多年，就佛法曾作过许多次愉快的讨论，对我有很大鼓舞。他们都已先后谢世，相会在分别中结束了。最后，但不是最小，感谢 K. G. 阿贝雅辛格先生，他是那么不倦地为我打印了全部手稿。

毗耶达西

第一章 佛 陀

伟大的宗教^①——佛教创始人佛陀，生活在二千五百年以前的北印度，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取得成就的人）。他的父亲净饭王，在尼泊尔边境的迦毗罗卫城中治理释迦族的国家。拘利族的公主摩诃摩耶，是净饭王的王后。

五月的月圆日，印度的树和花枝繁叶茂，果实满枝，人、鸟、兽都心情欢畅。这时摩诃摩耶王后已身怀有孕，依照当时的习俗，正从迦毗罗卫城去提婆陀诃城的娘家分娩，当她行至两城之间的蓝毗尼园，在盛开的娑罗花树下手扶树枝稍事休息，生下了一个儿子。

蓝毗尼园，位于波罗奈（现在的贝拿勒斯）以北的 100 英里处，在该地可以看到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即将成佛的悉达多太子降生处，三百一十六年以后，阿输迦王在这个著名地方树立了一根大石柱，以纪念这一盛事。石柱上刻有敕令五行，九十三个阿输迦时代的字，其中有“此是释迦族圣人佛陀降生处”字样仍然依稀可见。石柱“像刻时一样脆”，在过去曾被雷电击中。公元七世纪中叶，中国的译经兼旅行家玄奘还看到过这根石柱。后来在 1896 年被发现并鉴定为蓝毗尼园遗址，要归功于当时著名考古学家孔宁汉先生。

母后摩诃摩耶产后的第七天就去世了，由其妹波闍波提·乔答弥将太子抚养成人。太子虽然是在物资极其丰富而豪华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他的父亲未忘记给他应受的教育。太

子精通了各方面的知识，在武艺等方面，超过了别人。

但是，太子从幼年时代起，就被慎重关注着。太子长大后，其父的热切希望是：他应结婚成家，作为他当然的继承人。但他却担心太子受到当时婆罗门的感染而去过苦行生活。

根据当时的习俗，太子年十六，就与拘利族善觉王和波蜜塔王后的独生女、他的表妹耶输陀罗结了婚。耶输陀罗与太子同岁。太子虽然享受人间荣华富贵，并不缺乏任何东西，无忧无虑，但是他父亲的关怀却使他成为“囚犯”、成为世俗心理的人，但所有的努力，均不起作用。净饭王尽量不让太子看到人生现实生活中的不幸事态，这些更加促使悉达多太子的好奇心，更加提高他寻求真理、寻求解脱的决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成熟，太子开始思考人世间苦恼现象所产生的根源。据书上说，他看到了四种景象：首先他看到了一个完全无依靠的老人，第二次看到了一个皮包骨、极端不幸且可怜，并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第三次看到了一队悲痛的人群，抬着他们可爱亲人的尸体去火化。这些痛苦的景象，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但是第四种景象，却使他长久难忘。这就是他看到一位出家人，态度安静，沉着、超然和自立。他得知这是一位出家过清净生活的人，是要寻求真理、解决生命之谜的人。出家之念，于是在他的心里开始萌生。在回宫的途中，他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一种令他心悸的苦恼和不愉快的情感，于是在他的心里引起了共鸣。他越是与宫墙外的世界接触，他就越相信世间缺少真正的快乐。

在一个静寂的月夜（七月的月圆日），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生命的青春年华，在老年中结束。人的官能，在

人们最需要的时候，却不起作用了。当疾病悄悄地入体内时，强壮的身体就突然失去活力和健康，最后死亡的降临，这似乎是突然的或意外的，结果是结束一期短暂的生命。他相信一定有解脱这种苦痛的办法，有逃脱年老和死亡的办法。

这样思考之后，他的“青壮骄”、“无病骄”和“生命骄”^②都没有了。他看清了这三种虚幻骄傲的危险，被一种强有力的迫切要求所征服，即探求不死、了脱生死，不但为自己探求，为自己解脱，也为一切苦恼众生探求，为解脱生、老、病、死而努力。^③他的深切悲心，促使他寻找菩提和佛果；现在悲心鼓励他走向伟大的出家，为自己打开俗家生活牢笼的大门；悲心使他作出毅然的决定，直至最后别离时深情地向怀抱婴儿熟睡的爱妻看一眼，也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

当时他二十九岁，正当华年，在美丽的耶输陀罗为他生产独生子罗睺罗的那天，别离使他更加悲伤和心酸。他自己离开了王宫，却以超人的毅力和决心舍弃姣妻、爱子和慈父以及具有权威显赫的王储之位，打扮成一名贫穷的苦行者，隐遁于幽静的森林深处，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开始寻求生命的永恒真理，寻求脱离烦恼的最高境界——涅槃。^④

为寻求医治人生生命的方法，他自己承担了这一高尚使命而毅然出家。他曾追随阿逻·迦罗摩和郁陀迦·罗摩子两位著名仙人，他希望他们作为导师，会指示他解脱的道路，他修了定，并尽可能达到了最高的定境，但是不满足他的愿望。他们的知识，他们玄妙经验的境界，不能满足他所渴望要追求的东西。因此，他离开了他们，去继续寻求他尚不明白的东西。

他到处漫游，最后到达伽耶尼连禅河畔的优楼频螺，他被

这里的幽静的密林和清澈的河水所吸引。他发现这里是继续寻求菩提的理想地方，于是就决定住了下来。随他一道修苦行的阿若桥陈如等五人，都赞成他的决定，并陪伴他一起修行。这五位是：桥陈如、跋提、婆频、摩诃男和马胜。

在印度，许多修苦行人，认为过去有，现在仍然有的一种观点，即通过严格的自我节制，就认为能够除罪，达到清静，最后获得解脱。苦行者乔达摩，决定尝试一下这种信念的真实性。于是他就在优楼频螺开始了一种决定性的努力来抑制自己。他希望自己的心从五蕴色身的枷锁中获得自由，进而可能上升到解脱的境界。他用最大的热情修习苦行，吃的是树叶和草根，穿的衣服是从垃圾堆中拣来的烂布，睡在埋死尸的坟墓中或荆棘床上。十足的营养不良，给他留下一个瘦弱的身躯。

这就是佛陀成佛以后，对弟子们曾经讲过他早期修苦行的事。他说：

我修苦行，遵守戒律严格，其严格之程度，超过所有其他之人，我肢体瘦弱，就好像清瘦枯萎的芦杆。^⑤

乔达摩这样奋斗了六年，已经面临死亡的边缘，但他发现自己与所追求的目标距离太远。他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明白苦行是完全无益于修道的，他以苦行寻求菩提的尝试宣告失败了。但是他并不气馁，继续积极寻找新的修道方式，立志要达到目的。接着，他突然记起幼年时代在蒲桃树下打坐时的安静，颇有信心地感到：“这是通向菩提的道路。”然而，他知道，像他那样虚弱的身体，是不能修道的，即是修，也不会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于是他就放弃了苦行，放弃了极端严格的斋戒，

恢复了正常的进食。于是使他那衰弱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从前的健康。气力也有了。可是，他的五个同伴，对他表示失望而离开了他，认为他已经放弃了修道的努力，要过一种舒适的生活。

然而菩萨(他成佛以前的名称)^⑥在没有任何导师的帮助下，在没有任何人为他作伴的情况下，他以坚定的决心，充分相信自己的清明和力量，决定作最后的寻求，在伽耶(现在的佛陀伽耶)的尼连禅河畔一个对感官舒适和对精神有鼓励的幽静的地方，在一株树下，盘腿而坐(此树后来被称为菩提树，即觉悟树)，^⑦以坚定的决心，作最后的努力，并发誓：“即使是筋、骨断裂，血肉干枯，不得无上菩提，决不起此座。”他就是这样不屈不挠的努力，精进不倦地专心致志寻求人生真谛直至证得无上菩提。

菩萨运用正念修他幼年时代修过的数息观，^⑧进入了初禅的境界^⑨，通过逐步的修习，次第进入二禅、三禅和四禅，如是在禅三昧中清除了自己思想上的不净。一天初夜(下午6时至10时)直接回忆起过去生中的事，他证得了宿命智。接着菩萨以天眼智直接观察各趣众生的生灭以及生存的苦与乐，了解到他们都是以其业力为依据的，这第二种智，是他在中夜(晚10时至次晨2时)证得的。然后，他将自己的心直接指向漏尽智。

他彻底悟到了：此是苦，此是集(苦因)，此是灭，此是道(灭苦之道)。^⑩他真正懂得了：此是有漏，此是有漏之因，此是有漏之灭，此是导致有漏之灭的道。

他这样证知，也明白他的心已从诸漏中解脱了：从欲漏解脱，从有漏解脱，从无明漏解脱。^⑪由于他的心解脱、慧解脱，

自然也就拥有了漏尽智。他知道：

毁灭的是生。已修梵行，所作已办，不再有此毁灭的到来（意思是说不再有身心相续，即不再有生死）。这是他在后夜（晨2时至晨6时）证得的第三种智。⁴²

于是他就说了下面这些胜利的话：

作为我自己的生、老、病、死、忧和染污，我看到这些东西的危险性，就寻求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忧、不染和脱离烦恼的无上安乐——涅槃，我已证得（意为我已体验到）。智慧和先见在我心中生起，不可动摇的是心的解脱。这是最后的生死解脱，今后不会再有“有”，即不会再有生死。⁴³

在另外一个五月的圆日，乔达摩菩萨三十五岁，他由于完全理解了永恒真理四谛，证得了无上菩提，圆成了福慧具足的佛道，就成为能医治众生疾病的伟大医王了。

佛陀证得圆满菩提以后的一周期间，在菩提树下，体验解脱的法乐。接着他就观察缘起，⁴⁴然后在菩提树附近的六个不同地方单独隐居了六周。⁴⁵第七周末，他决定对从前同修苦行的五位朋友说法——他发现的古道——生灭四谛。

他知道他们住在波罗奈鹿野苑圣地仙人住处，仍在修那毫无意义的极端苦行。佛陀离开了伽耶，去遥远的印度圣城，步行了大约150英里。他在鹿野苑找到了他们。

现在是七月的月圆日，在黄昏的时候，月亮从东方升起，高高地挂在天空，佛陀对五位苦行者说：

诸比丘，出家人对二种极端不应有。何等为二？
即极端纵欲与自我抑制之极端苦行。此二极端均无益处，圆满证得无上菩提之涅槃，⁴⁶必须克服此种极

端，修习中道。具备正知正见，即会证悟菩提涅槃。诸比丘，何为中道？即此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¹⁵

佛陀向他们解释了四圣谛与八正道。¹⁶佛陀这样向五比丘说法，妙转了无上法轮。这就是史称的“初转法轮”。

由于第一次说法，使五位苦行者改变了信仰，于是鹿野苑的仙人住处就成了佛教和出家弟子比丘们的组织——僧团的产生地。¹⁷

不久，一位富有的青年人耶舍带领五十五人参加了僧团。雨季安居期（7月至11月）结束时，已有六十人证得阿罗汉果，佛陀对弟子们说：

我已从人天诸缠获得解脱，汝等亦已从人天诸缠获得解脱，现在去吧，去为众多人之幸福与快乐漫游，为世间发悲心，为人天获得幸福与快乐发悲心，不要两人同去一个方向。弘法要懂得，初善、中善、后善精勤修道的意义，并完全记清，宣扬神圣圆满与纯净之修道生活。有些众生眼中无尘，持断灭见，彼等不听法是一大损失。有些众生会懂法。我亦去优楼频螺、去塞纳尼村说法度生。¹⁸

这样，佛陀开始了他崇高的传教使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与弟子们走蒲桃国土（印度的另一名称）阎浮提的大小道路，将一切众生都包含在他那无量悲智之中。

佛陀说法时，不分种姓、部族或阶级，来自各界的男女——富人和穷人、最卑贱的人和最高贵的人，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婆罗门种姓以外的人，不分贵族和平民、圣人和罪犯——都同样地听佛说法，大家皈依佛，信仰佛，佛也向他们指

示菩提涅槃之路。这条解脱之路已向一切人开放。

种姓，对印度婆罗门来说，是很重要的事，但佛陀全不在乎，他还强烈谴责这种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佛陀得知来自各种姓和各阶层的人适合于过清净的梵行生活时，就随时接纳他们进入僧团，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僧团中著名人物。由于种姓阶级差别而分裂的人们，如何使大家互相容忍，尽力协调，佛陀则是当时唯一的导师。

佛陀也注意提高印度妇女的地位。一般说来，佛陀时代，由于婆罗门的影响，妇女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学术方面，有显示她们学识渊博的个别情况等等，但在很多方面，她们还是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并被人们所轻视。佛陀认真地以礼貌对待妇女，也向她们开示涅槃清净圣洁之道。佛陀的宽广胸怀和雅量吸收各种姓妇女出家，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丘尼僧团。因为在那以前，不曾有妇女能够出家过独身生活的僧团。这些高贵的比丘尼中，许多人勤奋努力，精进不息，证得了解脱。她们心灵上解脱的喜悦赞歌，在《长老尼偈》中有生动的描述。²¹

佛陀游行，从村到村，从城市到城市，对许多人说开示，使他们觉悟，使他们愉快。看到一些人沉浸在愚痴之中，屠杀动物祭神，佛陀认为那该是如何的迷信啊！遂对他们说：

生命人人能屠杀，但是无人能给与，一切动物爱生命，竭尽全力图保存。动物生命均稀有，亲爱愉快全相同，即是最低等动物，何曾排除说不同？²²

这样，求神仁慈的人，自己反而一点都不仁慈了。想像中的诸神，他们的祭坛上供奉的是可怕的牺牲品一无辜的动物，印度被血腥污染了。苦行者和婆罗门危害社会的仪式给众生

带来灾难和苦恼,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仁慈智慧的佛陀指出了“古道”,这是觉者之道,是公正、慈爱和理解之道,经常依教奉行的人,有四无量心²³支配他的行动。

佛陀从来不赞成争吵和仇恨。有一次,他对弟子们说:

诸比丘,我与世间争,是世间与我无争,正法倡导者,不与世间任何人争。²⁴

僧团的生涯,开始虽然只有六十名弟子,但是后来扩充到成千人的团体。早期要求加入僧团的人,用三种表示,即众所周知的三皈依,就可加入。三皈依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²⁵

由于比丘人数增加,结果就出现了寺院。后来印度的寺院大学,如那烂陀,毗訖罗摩尸罗,欧丹多富梨等成为文化中心,逐渐影响到整个亚洲,并由于它,影响到人类的精神生活。

佛陀成功地连续说法四十五年之后,八十岁在拘尸那(波罗奈东北 120 英里,即现在的北方邦)摩拉族的娑罗林²⁶逝世了。最后他给弟子们的训诫是:

诸法无常,汝等精进不息,求得解脱。²⁷

佛教开始,只有少数教徒,但它已传播到许多国家²⁸,现在是五亿多人的宗教,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佛教发展如此之快,主要是由于它内在的价值和它对有理性的人们的召唤,但也有其他因素帮助其发展。弘法者在宣传佛法时,从来不使用不正当的方法。他们的基本宗旨是普遍的慈悲。还有,佛教是和平地传入到一些国家里去的,并不打乱在那里已经存在的各种信仰。

佛教徒传教,既不使用武力,也不使用任何强制性或应当受到谴责的方法,宗教历史上关于佛教的传播,没有这类记